

黎
叔
苇

惑

LI QIAN WEI ZHU



惑

黎权苇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惑/黎权苇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6

ISBN 7-5367-2943-X

I. 惑... II. 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3764 号

责任编辑: 董 艾

装帧设计: 蒋 骅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五楼 邮政编码: 650032)
网址: <http://www.ynbook.com>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刷

(昆明市棕树营小区翠羽路 22 号 邮政编码: 650118)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5 字数: 130 千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15.80 元

序

读着黎权苇同学的手稿“惑”，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个19岁的年青人，敢于勇敢地拿起笔，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写出自己同龄人的思想、情感、生活，写出自己所熟悉的大学生活，尽管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文学梦。然而，从这个梦中折射出的种种思索，是足以令我们这些大人、家长和年青一代沉思的。书中的主人翁，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不愧为佼佼者。但随着他的迷惑、随着他的失落，我们该思考，他缺少什么？他为什么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正义、邪恶、贫欲、享受、奋斗、奉献，年青人、老年人何去何从，该如何抉择？面对各方各面的诱惑、迷惑、忿惑，这决不是凭年龄、经验就可以轻车熟路驾驭的。

我们的后代思想承受力如何？心理承受力如何？父母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如何？位置如何？一个个一串串很容易被长辈们忽略的问题，有时在他们心中恰恰尤为重要。

是成人、成才、成龙、成凤，还是以平平常常的心态去引导、启发？还是拔苗助长，只重分数，不注重思想品质地一味追



求高分名校？是教给子女如何谋生？还是用金钱糖衣包裹装潢？

我们该思考，我们该警醒。黎权苇同学的作品《惑》，其作用就在于提示我们、警醒我们：我们对青年一代了解吗？关心吗？给了他们关爱和空间了吗？走进了他们的心灵了吗？！青年，是明天的太阳，我们有责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提高思想素质、心理素质和文化文明素质。他们最少保守，最肯学习，我们要给他们关爱，给他们光明，给他们温暖。

别看今朝小树苗，他日长成参天树。我们一定要学会读懂青年，因为我们都曾年青过。

以此为序，虽然单薄了些，然而，序总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惑”在此，相信大家一读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有评说。

衷心希望黎权苇同学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到学习、笔耕两不误，多主动读名著，多学习，完善提高自己，持之以恒，不断为人们送来更加精美灿烂的精神食粮。

因为你年青，年青你怕谁？我企盼你的新作不断问世。

周文敏

2002年8月于昆明

目 录

CONTENTS

生,不能选择/1

成长/13

城市之光/23

玫瑰在燃烧/33

走走看看/45

爱的日记/55

暗蓝色的眼泪/61

出走的理由/71

两个女人的秘密/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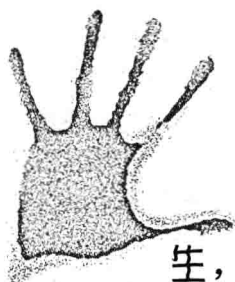
许 晨/103

崩溃/115

沉 淀/125

结 束/143

后 记/155



生，不能选择
Sheng buneng xuanze

你要活得随意些，你就只能活得平凡些；
你要活得辉煌些，你就只能活得痛苦些；
你要活得长久些，你就只能活得简单些。

——席慕容

上天真算是公平吧！在王乔事业最不如意的时候给了他另一惊喜。他妻子已经怀孕了，而且都三个多月了。这可是三代单传的种儿，把他全家都乐了个底朝天。这突如其来的喜事完全冲走了王乔从一个教育局干部被降为小学教师的厄运。他甚至开心地对妻子说，这多好，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家照顾你，从现在开始就学习教育孩子，以后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王家惟一的最珍贵的血脉发扬光大，教育成才，光宗耀祖。

在王乔脸上看不出丝毫被降职的忧愁。更多的是等待的喜悦。每天他都会轻轻地抚摸着妻子腹中那个可爱的新生命，对那不知是否成形的孩子说故事，用全家最值得骄傲的唱机放巴赫、贝多芬、拉赫玛尼诺夫的歌给他听。

只要妻子的肚子大那么一丁点，王乔都会欣喜若狂，像个十七八岁的少男般跑出跑进，向全世界宣布。因为这对他太重要了，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男子为事业奋斗了二十载，不惑之年仍不得志，累了，该歇歇了。现在，也许下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教育好子女，完成自己未完的事。

这真是期盼的一年。自从得知王乔之妻有喜之日，全家都沉浸在了等待的喜悦里，王妻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宝贝，特别是她那日益变大的肚子，好像是千年的蚌王一样，孕育的是一颗世上最最珍贵的宝物，宝物越大越是稀有。

王乔的妻子是一个中学的音乐老师，叫薛燕仪，她一直都默默地支持着自己的丈夫，结婚到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给王乔生一个孩子，为王家留下血脉，给已故四老一个交待，也给自己一个交待。

随着王乔工作的变化，他们住的地方也搬到了王乔所在的那个小学里。是那种古老的平房子，青石垒起来的，只有二十多个平米，还被割出了几个平米做厨房。剩下的十几个平米摆了一张



大床，其余的地方放的全是夫妻俩的书。政治、历史、名著、音乐的好多。因为搬家时王乔怎么也舍不得丢掉，说是孩子出世后可以教他看，让他多学知识。除了书，最抢眼的就是那台黑胶唱片机了，这可是为了娶这个音乐老师，王乔攒了四个月的工资买的聘礼。王乔和薛燕仪都是爱音乐的人，听说两个的结合还是音乐给做的媒。

在教育局的时候，王乔经常到学校去做调研工作，而薛燕仪是刚分到学校的音乐老师。有一次王乔做完调研工作刚想回去时路过了教室，他被一阵声音吸引住了，是那首他大学时最喜欢的弦律——莫扎特的。

每个音符都勾起他对大学时的回忆。就这样，他隔着玻璃看孩子们上了一节课，也听薛燕仪弹了一节课。直到学生们都放学了，他还痴痴地站在那儿。

“同志，你找人吗？学生都放学了，你找谁，叫什么？”这是王乔第一次听见薛燕仪的声音。

“哦，不，不找谁。”

“那您干嘛站着不走啊？”薛燕仪一脸的疑惑。

王乔也一脸不好意思地说：“我在听你弹钢琴，很好听。”

“真的啊，谢谢！你也喜欢莫扎特？”

“是，我上学那会儿常听我们老师弹，好久没听了。”

王乔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得走了。”之后就急急忙忙地逃之夭夭了。王乔边走边觉得不好意思，偷听还被逮了，真没面子。之后他就特别喜欢上薛燕仪在的学校调研，不时也会刻意留意一下薛燕仪在的那个班，看看能不能再听到“莫扎特”。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几次失望而归后，他又再次听到了那美妙的音符。不过不是莫扎特，这次王乔听到的是“蓝色多瑙河”，那种带着淡淡忧郁的声音，再次把王乔给陶醉了。这回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敢太投入，时不时看眼周围是否有人。

可眼睛被吸引住了，王乔的目光全落在了坐在钢琴前的薛燕仪身上。一身米色的卡基布衣服，两条长长的马尾辫子，大大的眼睛，苹果般殷红的脸蛋，还有弹琴时的那种专注。

王乔第一次看清了薛燕仪。上次因为听得太入神，又因为觉得自己有点荒唐，所以连正眼都没敢看这个音乐老师。没想到她是这么的清新。王乔觉得薛燕仪和她所弹奏的旋律一样迷人。之后的他更喜欢来偷听音乐了，甚至没有调研工作的时候，王乔也经常跑来偷听。他自己都不知道是音乐使他留恋还是那位清新的音乐老师让自己忘返。就这样的迷恋。

也许是好事多磨，也许是天意弄人。王乔和薛燕仪的爱情之路充满了坎坷。刚刚开放的中国，自由恋爱也许仅存在于那些少男少女、大胆前卫的人之中。而王乔又偏偏是一个传统中国男性，虽然他不是熟读八股的人，但王乔清楚地知道，娶妻生子一定得得到父母的准许。特别是他的母亲。

王乔是王家惟一的血脉。记得还在他五岁那年，那个灰色的、颠倒是非的年代里，他的父亲被迫害致死了。他也和母亲从城里的砖房搬到了乡下的土房里。王乔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小他妈就给王乔多读书，无论生活多么的艰辛，她都自己省吃俭用，供王乔上学。

每次看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水泡，粗糙但有力的大手和那头未老先白的头发，王乔的心不知道有多痛。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念书，这是母亲最大的心愿。还记得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

“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你爹的期望，一定要出息，多学知识……”

王乔知道，只有读书才能重新回到城里，才能让逐渐苍老





也因为自己的努力，一毕业就破格分进了教育局。

王乔重新走进了城市，还有了份不错的工作。他一心要把母亲接回城里，可他妈怎么也不肯进城，她说自己已经习惯了乡下的生活，喜欢睡二更起五更了，没事到田中走走，看看自己种的瓜果熟了吗？在信上她对王乔说：孩子，你现在出息了，你要好好地工作，为王家争光。只要你出息，妈来不来城里都无所谓了。现在我看见田中的辣椒红了，就想着你也长大了，妈就放心了……”

每次看到母亲的回信，王乔都特别想回乡下去陪着她老人家，她实在太不容易了。

所以，王乔工作非常的努力，最累的活他争着干。没人去调研，他去；没人写总结，他写。成天风风火火的，一点不像个机关干部，不会静静地看几张报纸，不会品品茶。大家都觉得奇怪，这年青人怎么不会定下来。

多做事，多吃苦，多学习，做到这些就能成功，就会进步。王乔把教育局完全当成了师大的学生会，什么东西都争着来。起初同事还说这样的干部好啊，勤快、能干。大伙都认为这是因为他才来，做点表面工作，也都不以为然。可一个月、二个月、一年，王乔的热情都这么高涨。由于经常出去调研、跑腿，还经常写些“狗屁不通”的论文在报上发表，慢慢地，大家对王乔这个小伙意见都挺大的，说这人做事太冲动，不顾后果，不深思熟虑，把王乔说得一文不值。在工作上都不给他关键的做。可越这样，王乔越是心急，干得越是起劲，大有迫不及待往上爬的意思。

就这样一直不得志，但惟一幸运的是王乔认识了薛燕仪。

事业不得志的王乔在爱的路上倒是一帆风顺。不但爱情很快就到了白热化阶段，就连他最尊敬的母亲也没有反对。惟一遗憾的是王乔的母亲并没能喝上自己儿子的喜酒。也许是因积劳成疾

吧，王乔的母亲突然病倒了，而且非常的重。等王乔接到电报回到乡下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走了。她没能坚持到见儿子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王乔未过门的妻子。可能是她太累了，她也安心了。儿子重新回到了城里，还找了个不错的女朋友。她太想自己的丈夫了，要下去陪陪他，不然他会很孤单的。

王乔的母亲就这么走了。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王乔觉得非常的不孝，为此他决定为母亲守孝三年。当然，这也意味着在这段日子里，王乔不可以谈婚论嫁。为了守孝，王乔放弃了爱情，放弃了快结婚的薛燕仪。还好，爱情并没有抛弃一个孝子，薛燕仪也没有放弃王乔。

“我等你，你守三年我就等你三年，你要守一辈子我就等你一辈子。”

薛燕仪坚定地对王乔说。

在三年里，追求薛燕仪的人很多，可她全都拒绝了。她信守自己的诺言。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王乔以为薛燕仪当初只是说着玩的，可没想到，三年一到，薛燕仪就去找王乔了。他们又开始第二次恋爱，一起吃冰棒看电影，讨论音乐，结婚。

婚后，薛燕仪更是不可多得的贤内助。她把王乔的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让他好好的工作，全身心的投入。

幸福的家庭总少不了孩子的哭声笑声，但薛燕仪的肚子一直都不争气，就是怀不上，直到现在才为王家留下了血脉。这个孩子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王乔的事业已经没希望了，他们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薛燕仪肚里的孩子上了。

还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王乔就开始为孩子取名字了。《康熙字典》、《中国汉语大词典》、《易经》、《周公解梦》……所有关于文字的书籍，王乔翻了个遍。对每个字的含义、代表的意



思反复推敲。王乔一个字一个字地找，一个词一个词地查，他要帮孩子取个又响亮又有代表意义的名字。

经过几星期的搜查，他终于把孩子的名字定了下来。

“快来看看，我取的这些名字，喜欢哪个。”

薛燕仪一看，纸上写满了名字，还有每个字的意思。足有两大张纸。

第一张上全是男孩用的。

有“王雨峰”“王文烁”“王书语”“王霁庆”“王力刚”，女的有“王慧文”“王文诺”“王姗姗”“王亚娟”“王淑楠”……

“你觉得哪个好？”

说着他又把每个名字的意思对薛燕仪讲了一遍。

“为什么都取三个字的？”

薛燕仪不解地问。

“我查过《取名文录》了，说三个字的好，代表‘天’‘地’‘人’。人啊，名字可关键了，里面可一定得有‘天’‘地’‘人’这大地的三要素，才会事事顺畅。你看我的名字只有两字，不就更努力也没用吗？再有，我小时候也听长辈说过，父辈的名字是两字的儿子的名字就取三字，这才吉利。我们的孩子遇着取三字了，一定出息。”

“没想到，你一个老师，倒还挺迷信的嘛！”

“这哪叫迷信啊，这是遵从古训。快看看喜欢哪个。”

“都挺不错的。男的我比较喜欢‘王雨峰’。‘雨’嘛代表了我们现在的情况，正处于风雨之中，‘峰’就意味着他像山峰一样坚强、高大，念起来也好听，又有意义；女的我就喜欢‘王文诺’，挺文雅的，不俗气，文文静静的。”

“跟我想的一样。就这么定了，男的叫‘雨峰’，女的叫‘文诺’，太好了。”

“小雨峰，小文诺。”王乔摸着薛燕仪的肚子叫来叫去的，好像多叫几声孩子就会快点蹦出来一样似的。

晚上，王乔像哄孩子睡觉一样哄薛燕仪睡觉。早点睡，好好休息，别累着了。还哼着“摇篮曲”给薛燕仪听。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薛燕仪睡不着，问王乔。

“当然是男孩。男孩好，传宗接代可以做大事。”

一听见关于孩子的事，王乔激动得差点没从床上摔下去。

“我更喜欢女孩，贴心，没那么调皮。”

薛燕仪摸着肚子。

“调皮点好，人家说调皮的孩子聪明。”

王乔反驳。

“好啦！不管男孩、女孩，都不是咱们的心头肉吗？”

薛燕仪知道王乔心里怎么想的，他最想要的是男孩，一个聪明伶俐有出息的男孩，一个能光宗耀祖的接班人。

已经过了预产期了，可薛燕仪还是没有临盆。孩子像是舍不得离开妈妈温暖的肚子，迟迟不愿出来。

这可把夫妻俩急坏了。王乔看着早已满十月的肚子：“快点出来！孩子，爸爸为你做好了摇篮床，妈妈给你做好了好多衣服，快出来吧。”

薛燕仪看丈夫着急的样子，自己也急。摸着肚子，恨不得马上孩子就可以生出来。

“哎呀，好痛，我的肚子，要出来了，孩子就要出来了。”

这把王乔兴奋得连叫大夫都忘记了。

又是一个焦急的等待。王乔在产房门口坐立不安，一会起来，一会蹲下，一会又跑到产房门口隔着门看，好像自己有特异功能，能看穿门，看到产房里面的情况。他紧紧地拉着门为里面的薛燕仪打气，一身的汗像刚淋完雨一样。



一小时，两小时，三、四、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可薛燕仪还是没有出来，王乔的头发都快被自己扯完了。

“哎呀，哎呀，好痛。”薛燕仪痛苦地呻吟。

“用力，再用点力。”

听着妻子痛苦的叫声，王乔真恨不得自己进去帮薛燕仪生，可他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等。

突然，产房的门开了，王乔一下子站了起来。

“医生，生了吗？是男还是女？”

“没有，还没生。你妻子的盆骨太窄，孩子不能顺产，需要做手术，剖腹产。”

医生对王乔说。

“这是《同意书》，如果同意剖腹的话，在上面签个字。”

医生把《同意书》递给了王乔。王乔随便看了一眼，很快地签了字。

一阵啼哭声传进了急躁不安的王乔耳朵。这声音那么的清脆，那么的响亮，比任何一种音乐都悦耳，这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恭喜母子平安，你妻子为你生了个儿子。”

护士对着在门口站了一天的王乔说。

“儿子，我当爹了，我有儿子啦。”王乔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不能自己，像个孩子似的，又蹦又跳，根本不像个四十岁的男人。他冲进每一间病房大叫，告诉全世界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薛燕仪慢慢张开了疲惫的眼睛。

“是男孩，你太伟大了，我太爱你了。”王乔对着刚苏醒的薛燕仪兴奋地叫道。

“你看小雨峰，多可爱的孩子。”

刚出世的小雨峰，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丝毫不感到陌生和恐惧。他不安分地躺在薛燕仪身边，出奇地顽皮，大大的眼睛东转转西转转，小手不停地挥舞着。

看着可爱的小雨峰，薛燕仪干裂的嘴角发出了甜蜜的微笑。一个小生命在自己的肚子里孕育了这么久，让父母期盼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出来了。这是多么神奇。再痛、再苦，再累都值得。这就是母爱。

抱着小雨峰，王乔神气极了。他抱着自己的儿子，抱着一个这么可爱的宝贝，他觉得这比什么都幸福。

在寒冷的冬日，小雨峰的诞生就像一团燃烧着的火，温暖着王乔和薛燕仪。

